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四同

瘦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  
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  
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  
其深者則能長生又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  
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効其道引以  
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  
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  
壽獨長者猶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  
松栢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  
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  
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  
及有施為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  
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  
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  
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  
立化為水消玉為粉潰金為漿入淵不沾蹠  
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  
皆効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遲成

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  
之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  
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  
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  
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  
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  
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  
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  
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  
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  
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  
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王  
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鳥其額上兩骨起  
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  
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  
能登於木其木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  
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  
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  
耳按玉策記及昌字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  
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  
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  
之壽彌猴壽八百歲變為猿猴壽五百歲變  
為猩猩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  
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  
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  
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  
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狸狼皆壽八百  
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  
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  
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  
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  
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  
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  
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見時以龜枝床  
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  
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  
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  
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穎川陳仲  
弓為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

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  
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  
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  
綻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  
與之而捨去候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  
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  
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  
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  
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  
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飢日月為之  
○。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水被自在塚中不  
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  
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  
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  
為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  
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  
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眾故也觀一  
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  
飛使人為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  
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

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  
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  
人但今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  
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鍊身  
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  
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  
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狢  
龜蠶皆能竟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  
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  
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擗九厲  
○。以正時帝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靈莢以  
知月終歸知往乾鶴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  
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驚鷺見  
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  
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  
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  
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  
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  
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天漢書樂大  
初見武帝試今闢基基自相觸而後漢書又

載魏尚能坐在立七張楷能與雲起霧皆良  
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  
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  
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  
霄背俗棄世恭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  
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  
孝况得仙道長生火規天地相舉過於受全  
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舉霓蓋餐  
朝霞之沈澹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  
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  
清先鬼有知將蒙我祭或可以翼亮五帝或  
○。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  
咀和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  
柱識如其道同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  
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任魏為將軍有  
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  
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  
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  
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輶而轡蛟龍或乘  
神州而宅蓬瀛或逶迤於流俗道遙於人間

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妻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窈窕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

本不級級於昇虛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遠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今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蒸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于樸素徒銳思於精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殺蠅之薄術而僂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

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精疑在胸皆自其命不啻詰古人何以獨晚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貴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齠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今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



之足且一異物之益未可証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搆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鬚之疾邪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艾草而免絲姜川蟹不歸而蛙敗葉樹見斷而蠶殄縹緲而長之斯可悟矣金木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遺齒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朽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論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免走鐵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獲濟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奉紀小過奉算隨所變置故所奉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繁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書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為同文无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為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國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